



勿字上用功惟克去己私然後能勿大槩物之形
於外者雖至堅至強凡有力者能克之惟私欲
在己易肆而難除易熾而難滅非如雷之在天
奮勵果決以抉去其惡而無迹之可尋未有能
復乎理者故朱子於克己復禮章有曰非至健
無以致其決正指此也夫子之爲是言也其意
脉自彖經來文王曰大壯利貞夫子曰大壯利
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可
謂至大者也尤不可以不正天地不正則四時

蘇州吳梅

字樞安別號霜厓
1881—1939 藏書

失其序萬物不得遂其生大君不正則四海失其平萬民失其業大臣不正則朝廷失其尊天下失其治大聖大賢失其正則不足以爲吾道之指南不足以爲後學之標準大而不可不正固也毋謂一視之非禮無害也毋謂一聽之非禮無害也毋謂一言一動之非禮未足病吾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一視之間天理存焉一聽之間天理存焉一言一動之間莫不有天理也此所以謂動必以天也而可忽之哉初觀大壯

之象雷在天上與非禮勿履若甚闊疎也今承之以動必以天一句方見精密願與諸君服膺此語而無忘

虞人章

魯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同此一事也孟子之言則不然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左氏之言緩
弛晦昧不足以啓發人意且守道不如守官一
句託爲夫子之言尤爲不典道無形道寓於官
建官不以道何取於官哉天下豈有道外之官
能守官卽能守道矣又安有不如之論孟子兩
言貞聖人之言也精神發越義理無窮所以定
學者之志操立天下之標準至哉言乎自兒童
時人人讀過雖白首亦鮮有思其義者比因讀

文公答廖子晦書舉延平李先生說不忘二字
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又謂若果識得此意辯
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愚竊以爲此數語已
撇開學者之耳日然後再觀集註朱子下常念
兩字最爲有力方恨前日平平讀誦而不自覺
也蓋集註曰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
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
顧也只是其指心積慮拚得舍得念念在此一
事上未嘗有一息之敢忘果能如此自未填溝

壑以前亦何事而不可遂吾志自未喪其元以前亦何往而不可致吾勇哉吾志既遂甘心於溝壑矣吾勇既致甘心於喪元矣夫如是然後可謂之志然後可謂之勇勇士輕生一事而已志士固窮所該甚廣孟氏分而言之輕生若重於固窮若合而言之志者勇之本也勇者志之用也無志則不能爲勇無勇則不能守志輕生或一時之勇可爲之固窮非終身之勇不可也昔勉齋黃先生曰某在先師侍側亦疑先師每

有不屑就之意因舉孔孟出處爲問先師曰某只見得志士不忘在溝壑一句分明當時亦未甚曉解近自思之委是至當之論若不如是不是真丈夫也又曰世事難言是是廉耻道喪風俗蕩略無羞惡之心但知貪利嗜進非卓然有特見者未有不爲之移或爲喪其所守志士只要死於溝壑勇士只要把頭與人自是難了他卻又不忘便是心裏念念要如此定是要做這事古人可畏哉橫渠曰千五百年無孔子只因通

變老悠悠二句極好今後世見固窮之士以執
僻固陋目之其訶諛諂媚貪進苟得者豈不謂
之通變乎見輕生之士以狠暴狂愚目之其逃
死偷生投降賣國者豈不謂之通變乎彼豈無
志哉志於富貴惟恐墮於溝壑念念不忘日夜
求其通變之道而已彼豈無勇哉亦勇於取富
貴惟恐喪身殞命而不得久富貴也念念不忘
日夜求其通變之道而已既自以爲得通變也
則苟且一生汨沒斯世小則敗德害己大則辱

先喪家遺臭無窮只是一箇不忘富貴之心有
以誤之均一志一勇也所以志與勇者不同均
爲不忘也所以不忘者大異何者明善不真則
志非其所當志誠身不力則勇非其所當勇所
遇變於前所守易於內者滔滔皆是也勇士不
忘喪其元此句固非儒者事所謂志士者志亦
多端就其當志者言之志於道志於仁志於學
而已苟志於學矣便當以不忘在溝壑一句爲
師則世俗之毀譽利害榮辱得失皆不足以動

其心此亦非勇不可也至於有殺身以成仁母
求生以害仁又自有聖人之正訓在子路不知
此理故傷於勇而害仁矣惟諸兄先明善以定
其本立志以誠其身以不忘在溝壑一句成之
一息忘則一息無志一日忘則一日無志學而
無志則身書當而心不書堂也何益哉此柏之
所以爲諸兄勉者毋餘蘊矣幸垂聽焉

大象

八卦未畫太極已具八卦既畫太極始分是以

有一卦之太極有一畫之太極一卦之太極文
王繫之以象詞者也一畫之太極周公繫之以
爻詞者也夫子既傳彖爻以什一卦一畫之義
又作繫詞傳以盡發易道之精微又合內外二
卦別推出一太極爲後世觀象取法之訓今之
所謂大象是也東萊先生曰又下詞謂之象而
大象者卦畫也觀卦畫則天地水火風雷山澤
之象可見愚竊謂大象云者亦漢儒欲列爻下
之詞故係之以大小聖人固無此名也六十四

卦惟噬嗑用彖經意需卦用象經意若坤若屯若渙若巽尚用彖傳之餘意他卦於彖經不相承於爻詞不相屬不倚占法而別立規模欲開學者而一本義理卽八百七十字中而有無窮之功讀者迫於前後彖爻淵奧而難通不暇深求其旨今讀卦詞有不加一字者有只加一字二字者而於八重卦修詞尤密於乾曰天行健徑以健代乾於坤曰地勢於坎曰水洊至於離曰明兩作於震止曰洊雷於巽止曰隨風於艮

亦止曰兼山於兌亦止曰麗澤於屯於噬嗑於恒於益亦不加一字其加一字者如泰曰交同人曰與大過曰滅解曰作困曰無五卦而已餘皆加以兩字於兩字之下又加二字曰物與无妄詞雖少費而義極精矣至於教學者取法之道義尤不一有順求其義者有反求其義者有教之以進德脩業教之以應事接物教之以蒞官行法教之以處盛大之道教之以處憂患之道教之以人君體天之道或有不取卦義教之

以法象者未可執一例而易觀也是故於乾坤
二卦則曰自強不息曰厚德載物此學者進德
脩業之大本也於咸於恒於晉於升於損於益
於小畜大畜於兌皆進脩之目也次而及於應
事接物觀艮觀震觀頤觀隨觀訟觀家人歸妹
觀漸觀小過可見矣又次而及於蒞官行法如
師如臨如明夷如巽如節如井如革如解如中
孚是皆順其義而取法者也如睽如同人如渙
如剝如賁是皆反其義而取法者也曰大有曰

大壯曰萃曰既濟此則教之以處盛大之時而
寓警戒之意曰屯曰蒙曰否曰蠱曰坎曰遯曰
蹇曰夬曰困曰未濟此皆教之以處憂患之道
大略多反其義而取法者也當比之時泰之時
豫之時觀之時復之時无妄之時觀離觀鼎皆
教人君所以法象體天之道然於履於姤於豐
於旅皆取卦象而不取卦義也聖人視易如雲
行水流初無定相肆筆成文從心所欲亘萬古
而不可易知其所以爲易又知其所以不可易

斯知易矣或者曰求之大象何其太深也彖爻
之詞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彖以言一卦之才爻
以言六位之用三聖更相衍易雖極其精而學
者猶有未能通者蓋有言正體者有言互體者
有兼取正互體者又有取變卦者或兼五爻之
變而言者或有兼四爻之變而言者或三爻二
爻而兼言或相比而言或相應而言且說卦有
載象未盡者雖諸老先生亦或未詳其義不然
則穿鑿附會而已後學而能易末哉且易之爲

書也聖人因卜筮以設教使民用不迷於可否
假彼象詞定此實理而事之方來者尚虛也待
占者命之而吉凶斯應於象數之深旨丁寧告
戒可謂詳密矣尚何疑焉惟大象之經則異於
是吾夫子於係詞傳特發一義曰君子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詞在於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之
先是故大象之詞簡易明白雖平居無事可以
從容玩繹於燕閒靜一之中不待布著揲扚三
變而得爻十八變而成卦然後稽類考詞而得

趨吉避凶之方也卽八百七十字之中體之在
我而動有常吉矣聖人以至簡之辭示至著之
象發至精之理學者於此盡心焉則吉凶悔吝
進退存亡之道粲然在前不必問著而太極在
我矣惟諸兄加之意焉

四月

乾之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
曰乾之所以名卦指其陽之德也蓋天爲純陽
其德至健故名之曰乾天積陽氣而成形卦積

陽爻而成象卦之理至微天之象易顯故言天
而不言乾也若論天之爲健又當於行處觀之
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過日一
度可謂健矣今日如此行明日如此行又足以
見重卦之象君子觀乾之象體乾之義所以自
強而不息者體天運而不息也人之氣秉天之
氣也人之運動體天之運動也苟一息怠惰則
與天間隔而天命於是而墮過矣君子觀象取
法此最爲大本所以爲六十四卦取法之先此

象廢而六十四象俱廢百行於是而俱隳矣萬善於是而俱虧矣天下之事皆於是而不能終也曰自強者非他人之力所能致也曰不息者非頃刻之暇所可慢也雖然此固大本也而未及於事其道浩浩無所不該學者茫茫何處下手夫子因九三有終日乾乾之言故申贊其義於文言之中曰君子進德脩業此句是此一章綱領其下又分釋之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要不過以致知力行兩盡其道而已是乃所以爲健而又健之實也夫九三者以陽德居陽位健而又健爲健之至因其不中正故有夕惕若厲之戒終日乾乾者則自強不息之用也進德脩業者則自強不息之事也程叔子曰內積忠信積之一字有萬鈞之力旣足以見自強不息之工又足以見進進不已之意程伯子曰脩其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業非誠而不能脩亦非誠而不能居也脩之

在前居之在後脩之而後能居之居是一定而
不易之謂也若愚信者人道之大端立身之大
本人不忠信事皆不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必
忠必信誠存於中實有其善德之所以目進而
無疆此自強不息之事也脩辭者擇言也言語
不實則虛誕無成脩之省之必欲其言顧行行
顧言誠立於已萬善俱實業之所以可居而自
廣此亦自強不息之事也曰知至至之可與幾
也此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此居業

之事至者事理當然之極旣知其至而必至之
非自強不息不可也幾者動之微與猶許也必
省察於將發之際則進得其道而德可成此學
之始事也終者事物成就之末旣知終而必終
之非自強不息不可也存者居之安義者事之
宜也必安固於旣至之後則處物各得其當而
業不廢此學之終事也故子程子以致知力行
言之又以知聖始終條理明之可謂精矣而勉
齋黃先生乃曰上旣重在知字下卻重在終字

恐聖人之心未必如此愚妄爲之說曰知至知終皆致知之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之事學者於致知力行果能兩盡其道則可以體剛德之至健以成自強不息之功是故朱子於此爲之言曰忠信忠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脩辭見於事者無一事之不實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不息矣詞約而義精學者所宜潛心玩味篤志力行願與諸君共勉焉

五月

八卦成列者指三爻也因而重之者指六爻也六爻之中一陰一陽之卦凡十有二曰復曰姤者一陰一陽對易於初爻者也曰剝曰夬者一陰一陽對易於上爻者也文王後天乃取翻易之義謂一陽剝於上則復於下故以復次剝一陰決於上則姤于下故以姤次夬然陽剝於上陰遇於下皆有戒懼之心陰決于上陽復于下則有慶幸之意於剝則使預培其本於姤則使深爲之備於夬則去之惟恐其不速於復則養

之惟恐其不壯雖陰陽運迭固時運之常君子
含晦章美則當盡其道大象曰山附於地剝上
以厚下安宅何謂也蓋剝者脫落也五陰旣盛
一陽孤危有消剝之漸如山之崇高極而下
必虛則有頽圯之象高附於地則見其陵夷不
復高也觀象者觀陰道浸盛陽氣浸消天下有
頽敗傾覆之勢然高以下爲基君以民爲本下
不固則高必傾民不厚則君必危當厚下以固
其本如輕徭薄賦之類此體坤之象也安宅以

定其居如勞來安集之類此體艮之象也如是
則剝落者可以興復傾覆者可以振起此君天
下之責也故繫之曰上大衆曰雷在地中復先
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何謂也蓋
復者反也陰陽之運消息代謝循環無窮固非
已消之氣復爲方來之氣也以卦德言之則一
陽方剝於群陰之上而已生於積陰之下有似
乎復反然故曰復雷者陽動之聲微陽漸動於
地下雖未有聲之可聞而於動處亦繫之以雷

雷復者卽陽復也若但曰陽復則微而難見曰雷復則見其動之端已藏於積陰之下是所以見天地之心者也蓋陽主生陰主殺其類有淑慝之分聖人參贊化育是以於陽之生喜之扶之幸其剛之漸長於陰之生惡之抑之慮其女之或壯也此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於此可見矣是以於陽至之日閉絕郊關禁止商旅衝衝往來之跡而人君亦不敢巡省四方非特體天運之當然亦養生之大本也方一陽始至其氣

未定其勢未足所宜安靜以養之及其壯而不失其正矣乾下兌上爲夬夫子乃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何也蓋夬者決也決有二義有斷決有潰決彖用斷決之義象用潰決之義以五陽去一陰必健其決既決而說乃決之善者此彖之意澤上於天言水勢壯盛上滔于天有潰決之象君子之在位也懼如澤之滿盈而潰決也於是損有餘而補不足則不至於放逸而橫流是以有施祿及下之訓君

子之脩己懼其如澤之滿盈而敗壞也於是抑其剛健謙以自牧而不至於亢絕而驕矜是以有居德則忌之訓王弼改則爲明陋矣愚又觀天下有風始后以施命誥四方而有感焉蓋始者遇也不期而見曰遇陽盛道泰生育變化品物章明天下之幸也一陰忽見而陽德有將衰之兆非人之所期也以卦德言之則健而與者無往而不遇天子以風行天下披拂萬物周旋致曲無隱不達有不期而遇之象人君發施命

令播告四方取諸申命之巽使天下鼓舞於教化之內所以入人之心者深矣此聖人所以善用易道也夫一陰一陽之初生皆當靜以養之聖人於陽之復則愛護保持惟恐傷之而不得盛大壯茂於陰之始則號令告戒惟恐其進而得以侵迫傷害所以爲世道慮可謂深矣今當五月陽道雖盛而一陰已遇在學者言之於剛德方長之時忽陰惡之念不期而見固當觀始之象而取法於聖人之訓所當號召衆賢交警

互戒過之絕之母使滋蔓以書堂言之於君子
會合之中忽小人不期而遇亦當觀此象取此
法所當告于衆白于上擯之黜之勿致侵凌是
故周公之繇詞於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所以
止其進也柅者所以止車也以金爲之其剛可
知惟諸君堅守此義而毋忽

六月

大傳曰聖人設卦觀象係詞焉而明吉凶剛柔
相推而生變化何也聖人設卦者此指伏羲始

畫此卦也觀象繫詞者此指文王觀卦象而係
之以彖詞也所以觀象者蓋剛柔相推盪陰或
變而爲陽陽或化而爲陰因其變化遂有吉凶
聖人係之以詞明其所以然使人玩辭而知吉
凶之義也陰陽者以氣言剛柔者以質言設卦
爻觀變化所以言剛柔也夫子午者天地之中
也陰陽之氣至是而極亦自是而始此變化之
會也柔將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之象於子
之半見之剛將化而趨於柔是進極而退之象

於午之半見之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二陰
二陽之卦各十有五而四陰四陽同之曰遯曰
臨二陰二陽之正卦也曰觀曰大壯本四陰四
陽之正卦也文王取翻易之義乃以遯對大壯
觀對臨又爲一義此所以爲聖人之觀易也於
是處見理義流通圓轉其妙無窮夫遯之爲卦
六月之卦也一陰自五月而已遇至是月二陰
浸浸而長此所謂剛化爲柔漸漸消縮去無痕
迹若退避然故命此卦之名而曰遯陽旣遯矣

是不可得而亨也彖乃曰遯亨何也蓋陽之迹
雖若遯然而剛建中正之德固自若也如君子
之身雖若遯而君子之道未嘗不亨若小人雖
有可亨之勢而不可以遽迫乎陽也必以守正
而利故曰小人利貞此彖之意所以保全君子
而警戒小人者深矣至矣夫子之作大象也觀
天下有山而與陰陽之義不同名之以遯者難
以示學者其意若曰遯非逃去也亦非退避也
乃遠而去之之義也陰雖浸長象乃山也艮爲

止義陽德剛健遠之而去不與之交也天下有
山者言山在下而天甚高蓋山之勢雖突几凌
空若與天相接也其情性爲止則其勢有限天
之運至健天之體至高勢之相去也實爲甚遠
非美惡之而遠去也其勢有自然之遠也君子
小人之勢亦然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去本懸
絕也譬之小人然得時得位自大自尊如山之
雄据崔巍嶄嶄嶮嶮人不可得而躋攀勢亦可
畏也然君子道大德剛中寬外裕不與之交惡

而分自嚴若與之辯曲直較是非則是勢均力
敵失其常尊褻其常分矣所謂嚴者豈峻其詞
色高其肩鏘而拒絕之哉亦不過自守其立身
之常度凜凜乎有自然之嚴而已彼雖欲吾親
終莫得而近也彼雖欲吾怒亦莫得而加也旣
不失已以招辱亦不取然而構禍君子觀象於
是得遠小人之道如此文王周公之於易也洞
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假彼爻
象以立言必待人占而後知夫子之於易也使

人於平居無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詞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不待占而動無不吉文王周公爲占者計夫子爲學者設所以不同夫子於大壯之時猶戒之曰非禮勿履使人自守者可知於當遯之時夫子又戒之曰不惡而嚴時雖不同而所以自守其立身之常度則一而已今之學者先當講其所謂立身之常度動靜語默周旋進退不踰於規矩準繩之中然後能凝然自立於得喪禍福之表惟諸君

勉旃

子張學干祿章

甚矣爲己之學難盡而務外之習難去也夫以洙泗設教賢才影後升堂入室者固不爲少而七十子之徒猶有所謂堂堂乎張者師友之所問辯義理之所薰陶朝夕之所聞見夫子豈獨有隱乎爾哉干祿一念何爲勃勃乎上浮而不可遏也非特不知祿之不可甘而聖人又豈有干祿之道以教學者是亦未知吾夫子也理欲

之限界不辯義利之趨向背馳宜乎難與並仁
之言不能免於同門之歎也先賢以其務外而
過高矜大而不實而亦有所未盡是學也其志
亦可謂鄙矣異時問達問行問何如斯可以從
政固同此一機惟干之一字最爲可醜聖人不
以野哉之由斥之不以不仁之子斥之不以小
人哉之須斥之方且以多聞見博其所學闕疑
殆實其所能寡悔尤謹其言行藹然忠厚磅礴
於數言之中工夫精密曲折詳盡盛哉之德之

純無以加也且曰祿在其中矣旣答其意而勉
之學因其辟以誘其進俾一干字潛消默化於
不言之表吁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歟凡言在其
中者有不期然而然之意如仁在其中樂在其
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者皆然蓋先王之世賓
興之法以德行道藝爲主能謹言行者固自有
得祿之道君子之所以自脩者爲已之所當爲
豈爲欲得祿而爲之哉已之所當爲者不可不
盡祿之得不得固非君子之所能逆料也夫見

聞者言行之資也殆疑者言行之病也尤悔者
言行之辱也聞見不多則何以參驗而蓄其德
疑殆不闕則無所依據而流於妄不謹其疑殆
之餘則外必招罪於人內必有悔於已内外交
危物我交虞尚無以行乎州里又何有祿之可
干乎夷考子張後日之言行則亦收斂而浸浸
乎實矣其問仁問明問善人之道問于文文子
之忠清問崇德辨惑皆鞭辟向裏切已用工意
其書紳之後果能持養不忘於參前倚衡之間

迨其晚年亦有信道篤執德弘之論有見危授
命見得思義之論於將終有庶幾之言卒不失
身於三家者之門此求由予賜之所媿夫子之
所以誘掖而成就者如此是未可遽以干祿鄙
之也程子引孟子之言曰脩天爵則人爵至此
自然之理所以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原夫子
教之之意亦盡矣世衰道微習俗愈下至戰國
時又有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則實已
棄之矣又何待於旣得人爵而後棄之哉子張

不知得祿之道而曰干猶可諉也孟子之所謂
要者是知得爵之道故以是而要之則其爲心
術之害過於子張遠矣孟氏不忍斯世之陷溺
沉淪而不知反也而又宜剖決其內外輕重之
不同滴滴赤心明目張膽爲之言世之所謂求
則得之舍則失之者指在我者而言也蓋惟皇
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此所謂在我者卽
仁義禮智具於吾心萬善之所從出至尊至貴
夫是之謂天爵求之必得而無所沮也舍之必

失而無以係也此蓋失其在我者則不可以不
求若公卿大夫富貴利達所謂人爵者求之雖
有其道非絕之而不使之求也然得之者自有
一定不可易之命物無益於求人自枉求之耳
已叩其兩端而竭焉而人猶不少悟亦未如之
何也況後世以詞章取士又何以天爵爲哉不
特不脩而要之盡棄其天爵直徒手搏而取之
而已此人才之所以日壞世道之所以日薄也
雖爲士者不自重是猶可諉曰上以是求我我

以是應之斯可矣。今明天子在上的，知此不足以盡得夫賢者。於是下詔於科舉之外，別立一科，將以搜拔其實行之士，可謂尊其天爵以篤風俗，以厚人倫。天下士風當知所自勉矣。惟我書堂諸君，素以言行自謹，固不隨時而為重輕。當思子張未聞道之前，干祿之念如此之重。既聞道之後，利祿不入於心者，終其身正自未可輕鄙也。尤宜始終自謹，毋使子張反笑於千載之上，不勝拳拳。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者西方之卦也。澤者止水也。卽坎卦而塞其下流，故為澤之象。以卦德言之，外柔者人之所共說，故曰兌說也。又以一陰極交於太陽之表，亦說之意也。以澤言之，物得之而沃潤華茂，莫不津津乎其喜。況兩澤附麗，互相滋益，其說可知。朋友者，取兩澤之象。講習者，取滋益之義。兩澤滋益，則水泉交潤而不涸。朋友滋益，則義理相資而不窮。且天下之可說者，非止一端。聖人

取象乃獨以兩澤之說歸於朋友之講習何也
朋友講習之說說之正者也說之無弊者也說
之可深可久者也紛華盛麗非不可說也此世
俗之所說非君子之說也然而疲精神耗血氣
有宴安之毒是果可說乎爵祿勢利非不可說
也然而競馳逐極勞苦有得喪之憂是果可說
乎凡世俗之所好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
於臭芻豢之於口皆說也其來也有限其過也
不留而於說乎何有極天下之至說者莫如朋

友極朋友之至說者莫如講習人倫有五而朋
友居一是皆天之所叙見于朱子朋友跋備矣
愚又嘗講于往歲而不敢再述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未有不需友而成者平居里巷相慕悅酒
食遊戲相徵逐如韓昌黎之唾罵指爲禽獸夷
狄之不如者此又不足以言友矣夫子之所謂
朋友相與講習以輔仁而已古人之爲學也不
過知行兩端而其所以用工之要講也習也故
其講習也有知上講行上講有知上習行上習

講者辨其所未明習者習其所已知也講者講其所未能習者習其所已行也天下之理莫先乎知知而后可行行固不先乎知也不知而行必有冥昧陷溺之憂知而不行則有空言務外之失古人之學莫先乎講講而后可習習固不先乎講也不講而習則精微曲折不得而盡知講而不習則齟齬陞杭不得而順行是以講習者爲學者工用之要而朋友者又所以爲講習之資也昔之未知者今得以致其知昔之未明

者今得以極其明其守也可固其行也可熟天下之事豈不渙然而冰釋怡然而理順其說尚可量哉此六十四卦觀象取法皆講習之功是一卦足以該六十四卦之義六爻足以盡三百八十四爻之旨六爻缺則三百八十四爻之義不明一象晦則六十四卦之象俱晦六十四卦俱晦則易道不幾於息乎然朋友之講習豈特可說而已哉上足以係吾道之絕續下足以關世道之盛衰此人倫之責甚重若不有講習之

誠心亦無益也有勝心者未必說也有矜心者
未必說也有福心者未必說也有躁心者未必
說也忌人之長則不復取人之長何說之有誇
已之善必不能服人之善何說之有議論一不
同則忿形于詞意向一不合則怒見于色人之
言不能盡其情而已之見遽欲肆其說凡若是
者又豈知講習之說哉今書堂諸友切切惇惇
固無此氣象但講習之間義理之精密未必能
盡造也節目之肯綮未必能盡察也難疑答問

未必能盡融釋也學有勤惰工有淺深識有高
下知有敏鈍此氣質之不能一固也彼昭昭者
之於昭昭宮商相宣金玉交奏說矣彼昭昭者
之於昏昏如星參商如車南北說乎否乎惟昭
昭者不鄙其昏昏董董漸清乘其介然之明順
其勢而導之至於昏昏者亦從而昭昭豈不大
可說乎書堂之前正朱子所謂連峰對起霜澤
潛滋者也此象卓然在乎目此義欣然感於心
講書之工宜如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始不負

吾夫子之教惟諸友勉旃

太極通書講

太極何爲而有圖也子周子慮是理湮微於後世而圖也然則亦有傳歟愚不得而知也嘗聞在昔漢上朱公表進易說謂此圖之傳自陳搏搏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周子五峰胡先生嘗非之故朱子張子截斷其說以爲周子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後學遂以爲果無所自出於周子心通自得之妙則亦非所以知周子也昔伏羲

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其用心如此之廣也得河圖而后成程子曰果無河圖八卦亦須畫聖人亦有發端處其言得聖人之心得處事之宜愚謂太極圖亦猶是也夫太極二字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書不出於臯夔稷契伊傳周召之口而創見於夫子之大傳謂易有太極之理由是而生兩儀此紀先天圖自然之法象也先天圖雖亾數千年之後而猶有傳此圖本正以夫子有此數語也周子慮學者於有

字上求太極而滯於形器故曰無極而太極學
者又以無極二字不見於吾儒之書而見於道
家者流遂以爲果傳於陳搏也於是銳然出力
而排之殊不知夫子之所謂有謂有此太極之
理周子之所謂無謂無此太極之形周子本欲
釋後學有字之疑而不知反啓後學無字之惑
周子亦固嘗慮後世疑其無也而太極淪於空
虛故曰無極之真真者實也又以通書相爲表
裏而開端於一誠而誠者亦實也必互相參考

獻書人吳

見良士

捐贈

